息庵集 十

雜著
後題
題贊
辭
跋
銘
祭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目録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

雜著

醫訓

金子病數月而出體益瘦問乎其室人曰甚矣子之瘦問乎其友曰吁子胡爲而若是瘦問乎其僮僕與侍者又莫不言其瘦金子瞿然而憂于色將與醫者謀有國醫其術甚神居又隣遂迎而問焉醫始入坐定仄焉而若有睨也卬焉而若有聆也前而切其脉退而曰吾審子之音察子之色非類乎病者也吾切子之脉病已易矣子欲何之醫曰吾欲醫吾瘦醫乃

呀然而笑曰是非吾所治夫疾之在腠理吾以湯熨
治在血脉吾以鍼石治在腸胃吾以酒醪治治之無
不效也今子非病也瘦也吾何以施吾術且子之瞽
其瘦非欲其肥乎肥之資四子無一焉則亦何肥之
求哉夫有養體之肥者有養口之肥者有養目之肥
者有養耳之肥者子嘗見嵬然其宇傑然其居瑰宮
麗館之是息綺軒繡檐之是嬉若是而有癯乎其狀
者乎羅千鍾列百釜炰鱗臑毛陸湊而海輸若是而
有鑠乎其形者乎南威吳施之姣被珠玉而居者以
百數宜笑微睇目窈而心與若是而有顇乎其容者

乎吳之歈越之謳牙之絲倫之竹鏗鍧煒煜族居而
互列若是而有黼乎其色者乎此四者人之所以資
乎肥者也是以室廬之華也而安焉而肥飲食之侈
也而味焉而肥容色之麗也而悅焉而肥聲律之妙
也而娛焉而肥四者之在其身則未嘗勞勞乎求其
肥而肥自至彼誠有其資而能肥者宜也今子旣貧
且畢蓬藋之所居疏糲之所餐目未嘗覩五彩耳未
嘗聆五音資之不蓄而惟肥之是求吾恐肥終不可
得而反失子之良肥也金子曰唯唯吾誠鮮乎斯四
者而又方病乎瘦抑烏有所謂良肥者乎曰夫所謂

良肥者非資乎華居侈食之謂非資乎娛音悅色之
謂充之以道德潤之以仁義盎乎色而粹乎容之謂
也斯固全其所固有而無慕乎素無者也斯固肥其
心而不病乎瘠於身者也且子不聞楚賈之事乎蓄
一荆山之玉其價連城不能易也一朝適於齊見金
璣珠貝之錯于市也心悅之易之以歸失金璣珠貝
固富之資然不若一荆玉之爲良富也賈既喪其良
富已而貧亦盡焉故人言不善貨者皆笑楚之賈今
子棄其良肥而求乎素無使其得之猶爲下 音貨求
之未得而又先喪其所固有人之笑之豈特楚之賈

哉是以古之賢人君子先審〻其所宜肥先察乎其
所宜病不以資焉而肥者肥其身而以良肥肥其心
不以身之不肥爲病而以心之不肥爲病此之旣全
而彼之無慕豈以巳之荆玉而貸其金璣珠貝哉金
子曰味乎子之言願聞古人之良肥其亦異於人乎
今吾欲全之其無可乎曰子欲聞古人之良肥乎非
有異於子之良肥也古人巳全之今子將全之此全
不全之異也古之君子未嘗以其瘦病故亦未嘗勞
勞乎求全而良肥自全孔子菜色陳蔡而全其聖之
肥顏淵糟糠不厭而全其賢之肥夷齊餓於首陽而

全其節之肥屈原枯槁於江湘而全其忠之肥斯皆惟義是比雖或死而無悔可見以其瘦而易其志哉且子之所乏者肥身之資而子之良肥固未之或缺古之君子嘗處於蓬藋子亦處於蓬藋子之所處古人之所處也古之君子嘗飯乎蔬糲子亦飯乎蔬糲子之所餐古人之所餐也色之邪不以迷吾視而有古人之明聲之淫不以亂吾聽而有古人之聰其資之所固有若斯之美也子欲全之斯全之矣是故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何不可之有哉金子於是避席再拜而謝曰始吾聞室人之言徒知憂我而已聞

朋友之言徒知憐我而已聞僮僕之言徒知驚我而已然卒不若子之言愛我之深也始吾見子將以醫於身及聞子之言卒以醫乎心吾雖不敏敢不服膺乎斯

對堯問

或有詰者曰昔者堯遭洪水信乎曰然然則堯非聖人歟曰惡謂之非聖曰子思有言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斯非聖人之事歟曰非聖惡能致亦惡能以位以育曰當堯之時天不位而有九年之水地不位而九州不壤九澤不陂九山不度九道不通民巢於林

而獸室於野虺蛇穴於陸而蛟龍淵於土萬物失所
而不知所以育堯果聖歟堯果聖而子思之言外歟
曰不然子思語其常而堯遇其變何害乎子思之言
亦何病乎堯之聖夫欽仁濬哲謂之聖馴德廣智謂
之聖神明不測謂之聖是以德惟聖爲大而聖惟堯
爲尤大莫高者天而堯之德與之齊高莫厚者地而
堯之德與之齊厚莫明者日月而堯之德與之齊明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九圍之外四海之
內莫不仰堯之德而欽堯之聖唐虞之籍較然可徵
已然則惡謂堯非聖哉曰聖人胡爲不遇常而遇變

曰遇之在人使之遇在天在人者人可以力在天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且自古聖哲之遇其變者多矣非特堯之鴻水而已舜非不孝也而父不慈非不友也而弟不恭湯非不忠於桀而辱於夏臺文王非不忠於紂而拘於羑里周公竭力王室而流言興管蔡亂仲尼明王道而削迹宋衛絶糧陳蔡然則堯獨於鴻水何哉而仲尼之聖不以宋衛損周公之聖不以管蔡傷湯文之聖不以桀紂虧舜之聖不以瞍象忝然則豈以鴻水疑於堯之非聖哉曰遇其變則雖聖人果無所可爲歟曰恒人遇變尚思其所以處而

聖人豈果無所爲乎亦何有所爲乎不過益盡中和之道耳堯既自致其中和而復授舜以中和之道舜亦自致其中和而復授禹以中和之道禹於是乎平水土而江淮汝漢既疏其陻阨虺蛇蛟龍既還其窟宅九州乃壤九澤乃陂九山乃度九道乃通天乃位其高地乃位其厚人乃人物乃物而萬品皆復其所夫禹之功卽舜之功也舜之功卽堯之功也然則堯之遇鴻水豈果無所爲乎堯之聖不以鴻水病而以鴻水益大子思之言不以鴻水外而以鴻水益信曰治水禹之功子胡謂乎堯之功曰禹雖善治水不過

舜舜不舉則不過一羽山之殛舜雖善知人不遇堯
堯不舉則不過一雷澤之鰥無堯則無舜無舜則無
禹吾故曰禹之功卽舜之功舜之功卽堯之功

答士問

有問士於金子者曰曩之稱士吾嘗見之矣尚危言
覈論硜硜爾確確爾至遇事輒激亢無所觝敵時或
訽以浮與薄不屑也今乃有不然士皆務持重周悉
逡逡爾慊慊爾臨乎事必先顧前後左右未嘗率然
輕且顯焉駸駸乎古淳篤之風吾竊喜今之士愈於
曩之士子以爲何如金子曰果若子之言今之士其

固愈於曩之士乎然子何以知其果若是乎客曰頃日有言牛栗二先生之尚未配文廟之食爲歉者太學將疏而請于朝議譁然起矣有二三名宰相學士詔子弟盛諭以時勢之不宜以聞于太學議遂寢釋然止觀乎玆一事已足以占矣金子曰果若子之言今之士其固愈於曩之士乎雖然可以賀于家亦可以爲國唁也且二先生其道與德不足以配文廟乎則不足疏也如其可奚時勢之喩爲夫隨時以消息因勢以變遷縱未得一出於正要以彌目前之事斯後世在廟堂之上者之論若士則不震不撓一以正

而已烏有所謂時與勢乎苟使今之卿大夫必責利士使一同於己令之士必諂屈卿大夫已不得自由若牛之維而馬之縶豈可也哉幸而今朝廷頗清明時無擅威作奸之人苟不幸而有擅威作奸之人而必使己之同豈小害也哉言未已客勃然色動曰子何言之戾也旣曰賀于家又曰可以爲國喜家與國其有異乎。金子曰子毋遽疑於吾之言也吾且語子夫危言覈論出於狷節而狷節之過常流於激持重周悉由於淳篤而淳篤之過常流於偷狷節固若不及於淳篤而偷亦反不如激之爲愈也則子之所謂

持重周悉者又安知其非眞偷者也耶且士之爲持重周悉必不輕以忤於人矣必不急而趍於事矣必不蹈乎危而涉乎難矣苟不忤於人則必將人人之與悅不趍於事則必將無必爲之誠不蹈危不涉難則必將惟危之違而惟樂之就斯豈非可以賀於家者乎雖然國有奸孰忤而發之國有事孰趍而當之古固有危其身以爲忠者今危之必違孰盡其忠乎古固有輕富貴之樂而以爲節者今樂之必就雖不義而猶爲孰勵其節乎抑吾聞之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今士皆以危言戒而務乎遜

是邦也其亦已至於無道而莫可救者耶此吾之所
以欲爲國言也客曰子何言之過也且子之言皆卿
大夫之責而非責於士者也金子曰今之爲卿大夫
卽昔之爲士也則今之爲士者庸詎非後之出而爲
邦家之需者耶況吾國之所以優禮士以館乎太學
者亦豈特使耗養賢之廪而已哉有大議使得以或
是而或非焉有大事使得以或可而或否焉樹道而
扶教善俗而敎化斯亦無非士之責則蓋有卿大夫
之不敢當其責而獨責之於士者焉且予獨不見夫
水乎水之始涌然出於山也濯白石漱丹厓洞洞澂

激雖抃之而不涸及乎日流而去其源也日遠則沮洳之所盪林莽之所翳渾渾汩汩雖欲澄之亦不可得焉今且有水其源已渝然濁則予果以爲其流之將復濼然清也耶雖方直者揉之久必曲而未有旣曲而復直者矣雖有剛者爍之久必柔而未有旣柔而復剛者矣雖有方者礱之久必圓而未有旣圓而復方者矣今士旣若此其所以爲卿爲大夫者則可以知矣吾安得不爲國悼也客曰苟如予之言夫世之惇孝弟務敕謹淳篤之士果皆不足用耶苟謂危言激論蓋乎人之國古語云東漢之亡黨人促之此

果何耶金子曰惡世苟有能惇孝弟之實者何謂不足用耶雖然子果謂爲危言覈論乃不能孝且弟也耶若漢之華子魚王季之馮可道當時皆謂之有德史亦皆稱其事親孝斯豈非務救謹淳篤躬行之士哉然款從於操爲之弑天下之毋歐陽脩言道視喪君亡國亦不以屑意斯皆吉乎家而凶乎國者也乃世之論者至謂黨人而亡東漢夫西京之亡也乇作符命美新爲莽元臣者卽素號爲宿師名儒而其時頌莽之德蓋至於四十九萬餘人斯豈亦黨人之罪哉嗟乎使莽操之時而有李范之徒則縱未必能延

漢將絶之祚而吾知其必不亡漢而獨存吾知其必不爲頌纂賊而弒天下之毋矣則黨錮之士又何可易而誚哉當宋靖炎之際陳東以一布衣倡太學之十三抗章危言棘棘至于死不止變時亦必有所謂敕謹淳篤之士能識時勢知前後竊笑東以爲狂且愚而彼皆已化爲糞壤臭腐而至今誦東之言猶莫不爲之樹髮輪膽繼之以咨嗟涕洟則宋之所以能不亡於當日者未必非士氣之弗墜天下尚有忠烈之倫有以頓之也及其後賈似道擅國遂以譎詐籠三學之士士風遽變又莫不自以爲務淳篤敕謹之

行混混然而同貿貿乎其趨也遂至於頌似道如西京之頌莽而中國遂竟化爲夷狄則士之趣背而國家之興衰係焉可不懼哉本朝之立國仁厚大類宋其所以優賢作士亦同於宋而士之所自任以斯道又與宋無異數百年來士氣之作盛作衰盖已累矣及乎輓近愈日以卑偷薾薾乎莫可更振而又有淳篤救謹之說行乎其間吾竊恐三學之風復見於今日也客曰苟如子之言是特世之愿且偷而非吾之所謂救謹淳篤也吾惡夫以救謹淳篤而同然謂之以愿且偷也金子曰子毋惑乎吾之言也吾聽子之

言未嘗不曰救謹淳篤而究子之所以言又未嘗不指其愿且偷者故吾於復子也不以言而以所以言子毋惑乎吾之言也子其惡夫以救謹淳篤而同然謂之以愿且偷者乎吾亦惡夫以愿且偷而同然謂之以救謹淳篤也夫古之眞能救謹淳篤者以其必有確乎之節也以其必有難奪之志也今子之言救謹淳篤也則必曰以其節之未必確也以其志之未必果也古之眞能救謹淳篤者以其言未嘗不危而論未嘗不激也今子之言救謹淳篤也則必曰去而言之危而論之激由是觀之古之所謂救謹淳篤者

若曾子之彊毅是也若劉安世之鐵漢是也是眞救謹淳篤者也今之所謂救謹淳篤者若楊雄劉歆之通儒是也若華子魚馮可道之德行是也是眞愿且偷者也其亦與矣將欲同之其不猶賤小委礫而明月之擬若乎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猶鄉愿乎鄉愿德之賊也孟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夫士之爲危言覈論也雖未至於中道猶且爲狂狷之人苟慕乎鄉愿而務脂韋巻齊雖能合汚而媚世終必不免於德之賊與其賊曷若爲狂且狷之猶愈乎咎聞言瞿然惕錫然嘿縮縮焉避席

而去

答趙聖登月行度數筭法問

書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蔡氏傳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玉齋胡氏筭月行度數之法曰以九百四十

分分爲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忽六
絲八秒二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爲一百四十六分三
釐一毫五忽七絲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
度之餘分也每月積至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四百九十九分者其不及日者三百六十五度九百
四十分之二百二十五則日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
數而月所不及之度亦退盡本數恰恰與日會蔡之
註固已詳矣而胡說則又足爲蔡註之疏其言爲尤
詳矣第所謂啓蒙要解及退溪李先生所著傳疑尹
光溢筭法皆於筭得每月積至二十九日四百四十

九分處先置二十九日以日法九百四十乘之得二萬七千二百六十納餘分四百九十九而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爲寄位此乃巳知月行之積二十六日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者之法也今之爲此筭者但當筭每日月行之不及日爲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而巳又安能預知積得幾日幾分而可與日會也惟其不能預知其積得幾日幾分而可與日會故以筭筭之遂得其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焉若如要解及傳疑之法而巳則此倒用法也以之筭巳筭之物則可如欲筭所

未筭則又未知其將何以爲法也趙生聖登甫嘗從容過余語偶及此謂余曰吾所知者只是月行之不及日十二度十九分之七而已如欲知積幾日幾分而與日會則筭之當如何余曰此當用裒分章通分納子之法先置月行之常不及日十二度以十九分通之得二百二十八納不滿度七分爲二百三十五以四分度法因之得九百四十則遂以九百四十爲法又置日行三百六十五度以四分通之得一千四百六十納不滿度一分爲　千四百六十一又以十九分度法因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則遂以二

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爲實以其法除其實則得與日會之日及日餘之分此其大略也聖登曰蔡傳只言其與日會而不及乎與天會之度分如欲知積幾日幾分而與天會則又將何以筭之金曰此則陳氏普之說詳矣其所以筭之者與筭日之法又何以異乎先置月行之常不及天十三度以十九分通之得二百四十七納不滿度七分爲二百五十四又以四分度法因之得一千一十六分遂以一千一十六分爲法又置天體三百六十五度以四分通之得一千四百六十納不滿度一分爲一千四百六十一又以十

九分度法因之得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則遂以二
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爲實以其法除其實則得全日
二十七餘分三百二十七此爲積二十七日千一十
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矣聖登曰啓蒙之
法先取全日分數以十九分之以今子之法乃取不
及度數以十九通之其揆也不同而卒皆合者何也
余曰啓蒙之筭筭得月行一日不及日常度之餘分
也余所筭者筭得日與天之比月每日加行之數也
所以筭者雖殊而其所筭則無不同矣抑又有一法
焉天有四分度之一月有十九分度之七則以四乘

十九爲全度七十六分而又別以四乘餘分七爲二
十八先取七十六以十二度乘之得九百一十二分
納餘分二十八合爲九百四十此乃日比月加行之
數也又取七十六以十三度乘之得九百八十八分
納餘分二十八合爲一千一十六分此乃天比月加
行之數也夫實有此數故縱筭之而合橫筭之而亦
合猶實有此室故由東門而入者入此室由西門而
入者亦入此室易曰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非此
之謂歟

跋宋察訪亨久新曆誤置閏朔議

朱亨久議曰曾以己亥閏二月之非辛丑閏七月之誤已陳於辛丑年疏而請改焉其意則以前閏與後閏其間必爲三十三箇月而今則爲二十八箇月之差何也云云其時同 啓不論二十八箇月之差故再次 啓下有曰三十三箇月二十八箇月與否何不議 啓耶云則回 啓內只以亨久雖解陰陽曆法則未必精通云且不論前後二十八箇月之有無而但以其年誤閏泛稱以二十八箇月者有之有若古有此例也以玆更不進一言矣其後聞有南京學士楊光震所論追改兩年

之閏若以二十八箇月爲是則何必改定已往之
曆耶今二月之爲閏亦同此類玆敢越險千里來
叫　允重實出於年歲之莫定祭祀之失時也粗
陳所懷則自禮曹令該監招會一處究覈其實而
本監諸官皆以爲旣已刊畢勢難改印又以清國
所頒有難擅改云雖曰未通之法豈不知此二件
難便之勢乎而疏辭披閱字字生猜相對論難言
言輒笑一齊於楚竟至矛盾不欲更發冷齒之談
而蓋於先聖儒之餘論則或有所耳聞而目見矣
至如許魯齋衡一時之名儒學究天人道貫屈伸

明足以察星象才足以諳厤法優鋪廣數改古修
厤日共名曰萬年厤豈慮其或改而有此云耶何
乃纔數三百年後猝改於一朝乎抑未知其有優
於許魯齋乎魯齋所學非特筭數亦多理會非徒
理會亦遵古法古法則乃以三十三箇月爲優而
或有一月之作進作退者進則爲三十二箇月退
則爲三十四箇月其中三十四箇月者罕有之必
也問二三五六閏後乃入今則自甲辰六月之暨
丁未四月爲三十四箇月丁未四月之至庚戌二
月連爲三十四箇月此前古所未有之例也且今

歲將置閏則自去年無立春而今歲再入立春者
乃新舊年立春也間或有去年之一入者以其年
立春早入於其年元月初故也今則去戊申無立
春而已酉不入閏此非古例也且一歲逐月之入
節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分布
於一月輪環無雜各有次序而或有一時再入者
矣今則自甲午以後月中節入者或有一子時而
三入四入者又有一丑時而四入五入者此古未
有之法也且凡節入之時必待六而遞入爲後月
節令則不滿六而亂入或徑入或退入或以一子

時而沛八至於三數月而同入此亦曆家所無有
也且每閏之流行未入閏之前月節爲癸則閏月
之節當爲甲而今則退入於壬此萬古所未有之
法也以此五大叚差誤處爲必可行之法乎大槩
前巳亥辛丑兩年之閏爲是則今二月之閏爲是
也兩年之閏爲非則今二月之閏亦非也此一言
足以定之矣豈可舍大統正曆而取今差誤之法
乎若然則正朝之 大祭 宗廟二月之大祭淸
明之節祀抑恐有失時之患矣如不得已則亦或
無權宜裁定之一道乎此其槩略餘不盡 達而

算數則素不習熟病且不能盡記姑據古法敢陳所見

今觀宋察訪亨久所論新曆差誤五事則盖以湯法節氣與舊法不同而爲命課之業者失其平日百中曆暗誦預記之捷例故便以此爲大段不合而實不知爲新法者亦未嘗無其說也曾見時憲曆法或問中論節氣一款則其言曰舊法只是平節氣非天上眞節氣也太陽之行有盈有縮而盈縮又各不等太陽右旋雖曰每日一度而其實春分以後秋分以前則日行不滿一度至夏至而極遲秋分以後春分以前則日行一度有餘至冬至而極疾一年內春秋分兩日之外無一日平行者舊法平分氣

策一十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以爲歲周二十四分之一（授時曆法歲實二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此則新舊歲冬至之間三百六十六日之時刻分秒之數也分而爲二十四分每一分得氣策十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分二十七秒半此則兩節氣間時刻分秒之數也）是以平數定節氣不免違天矣由是節氣之差或以時計或以日計至若春分則後天二日秋分則先天二日夫二分孰不知爲晝夜平之節氣乃舊曆晝夜平已二日而後始爲春分秋分已二日而後始爲晝夜平此何以說也又舊法平節氣限十五日一見（授時曆必於節後十五時五刻更入新節）每月准有二節令新法既依太陽躔度盈縮以定之則不但十五日一

見亦有十六日一見者如夏至前後諸節是也亦有十四日一見者如冬至前後諸節是也凡此皆于舊曆則違于天行則合豈得舍天不從而從舊乎湯羅之說大槩如是而曆家例以無中氣之月爲閏月節氣之法旣如是不同則置閏之從以不同者亦其勢也夫禮記中月令一篇乃是聖人敬授人時之遺法以兩至兩分旣定四時而又爲寒暑雨露霜雪之名以見其所以漸成四時之序至於穀雨芒種等節專是爲民事而設也故後之爲曆者姑取前後冬至之間三百六十有六日平分爲二十四節此不過折算

甚均而已旣未嘗上一測乎日月之躔度則是節也非天之節也又未嘗下驗乎律管之葭灰則是節也非地之節也以幾何分爲幾何節人人之所能算而定之者也旣是人人之所能算而定之者則凡智出於衆才拔乎萃者因其舊鑊而復加新意以其草創而益爲潤色亦何不可之有哉今者時憲之法一從太陽躔度篇其實行太陽在某室爲某月之節入其次爲某月之中自秋分以至春分太陽之行疾則入節隨而疾自春分以至秋分太陽之行遲則入節隨而遲其所推步考驗俱極有據諺曰後出者巧雖以性

理家見解之言後人亦有能發前賢之所未發者則至於曆家之論亦豈無後法之善於前法者乎洛下太初曆始用夏正則其法善於張蒼之顓頊(曆名)矣姜岌(後秦時人)三紀曆始以月蝕衝檢日宿度所在則其法善於劉歆之三統李梵之四分(皆曆名)矣何承天之元嘉祖冲之之大明始知冬至宿度古今不同歲歲微差其法又善於前曆矣一行之大衍始知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遲疾以爲朔日舒亟之度(按一行雖知前曆平朔一大一小之非猶畏時人之訾而不敢用定朔之法)其法又善於前曆矣邊岡之崇玄始知立標候晷以定二至而九服四隅各置距

差其去又善於前曆矣至於元朝之郭守敬折衷古
今諸家以爲授時之曆其法之最稱度越前代者以
其能不用積年日法革去人爲牽附之失而唯順天
以求合又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朔而罷舊法平朔之
陋而斥李淳風進朔之誤也夫湯法之以舊法平節
氣爲非者此卽與守敬不用平朔之意無以異也以
太陽躔度定爲眞節氣者此卽與守敬以日月實合
時刻定朔之意無以異也惜乎以守敬之明睿旣能
悟彼之不密而猶未及覺此之猶疎也宋蔡訪所論
新曆差誤五事其第一以三十四箇月入閏爲非而

新法既以秋分以後春分以前太陽度疾入節亦疾
之故無中氣之月始見於二月之翌日遂爲閏二月
而爲閏月二十九日之外其餘日則亦當積合於後
閏而已是以古人已有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
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
閏之說矣其第二以去戊申無立春爲非節氣之進
退遲疾既有定法其或有立春或無立春元無不能
成歲之事其第三逐月入節時刻分布之說卽授時
曆法平均節氣之際十二時辰幷入之謂而一戌二
卯三申四丑既非順數又非逆局一錯一雜者此不

過折筭時偶成之事也其第四凡節入之時必待六而遞云者又卽平節氣法每節必十五日二時五刻而入新節假如今年正月初四日戌初一刻爲立春節過十五日二時五刻至二十日子正二刻爲雨水正月中（此凡小）又過十五日二時五刻至二月初六日卯初三刻爲驚蟄二月節矣今以立春驚蟄兩節之間只取戌卯兩字而計之曰必待六而遞欲以此爲大段執贓以斥湯法誠可謂不知原委者之說也其第五未入閏之前月爲癸則閏月之節當爲甲而今則退入於壬云者此亦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舊法旣

以十五日二時五刻平其節氣故兩節之間至於三十日五時二刻而今者新法則於太陽行疾之時或以十四日零入新節兩節之間僅爲二十九日其日干之退於壬亦無足恠矣且宋察訪所稱萬年曆之說極爲疎繆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始議修正曆法王恂郭守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候於下張文兼張易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以能明曆理使之叅預其事十七年新曆告成賜名授時遂頒行天下先是西域札馬魯丁亦撰進萬年曆及詔衡恂守敬等改治新曆而萬年不復傳其載於元史曆志及守敬諸傳

者如此由此觀之其所謂萬年曆者非衡恂守敬之曆也乃西域不傳之曆也傳不過十數年則烏在其所謂萬年者耶昔洛下閎造太初曆自言後八百歲當差一度然不百年而劉歆改之爲三統又未百年而李梵改之爲四分宋沈括亦嘗著說譏閎之大爲欺誕夫閎之八百既已不驗於前札馬魯丁之萬年又復不驗於後而今又欲移此名以冒之守敬之法是無乃近於誣守敬而病守敬耶盖嘗考之守敬之語授時之法以之攷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可以永久而無弊此言大法

雖精而亦必善於增減變通而後可以行之久遠也授時曆之行已三百有餘年矣此之前代之曆固已爲久矣固已不能無差矣自洪武太史監正元統棄去百年消長之法後之爲授時之曆者芒芒昧昧尤不曉其所以變通增減而直欲以此行之萬年則誠不知其何說也

爲俞進上夏謙代高陽士子通太學文

吾邑內畿也距國之西北十里皆吾邑之境而自昔名儒哲士之所棲息賢公卿大夫之所室藏桑梓之里松楸之宅爲鄕閭之所指點而興慕者蓋不下一

二數若以最焯然在人覩記者言之邑之南二十里地號山黃者秋江南先生孝溫窀窆之所也又稍西十里亭〻懸休者思齋金先生正國芒洞之遺墟也又稍東十里近江而宅者服齋奇先生遵之所嘗卜居也又迤而南五里以杏爲村者習靜閔先生純之所盤旋而終老者也秋江先生少嘗出入於佔畢金先生之門爲寒暄金文敬一蠹鄭文獻兩先生所畏敬之友則其淸操篤行峻節高風固百世之所師而昭陵一疏實扶萬代之人紀思齋先生又是寒暄先生之門人慕齋金先生之介弟淵源之所漸講劘之

所造特爲己卯諸賢所推重當士林斬伐之餘居閑處休毅然獨以古學爲己任訓誨後進十九年如一日至於服齋先生早與靜庵趙先生遭遇 中廟勵精之日俱以古昔先聖王之道引君爲治爲心而其忠孝大節至死不變習靜先生夙聞花潭徐文康主靜之說沉潛理道造詣彌高當 仁順王大妃之喪首疏請行白帽三年之制盖其復古禮之功實與宋孝宗朝朱夫子論服制事相類四先生之緒言遺行俱著在 國乘及宅諸家所錄既已照爛千古則斯乃 國儒林之所共尊師而景仰非一邑一社之所

獨可以私焉者也然而關中人士悉學橫渠洛下兒童皆誦君實豈不以風聲之逖聽者固未若德義之近襲者耶況其衣冠之藏杖屨之所弃在於數十里之間過之者起敬屨之者興慨誠有不待乎人之誘勸而油然感惕然慕而不能自已者焉則此今日吾邑人士之所以同辭合慮擬建四先生妥靈之所於服齋舊宅之基且以為鄉中逢掖藏修之所而以秋巒鄭公之雲皋堂洪公履祥為配食盖秋巒即思齋之高弟嘗著天命圖說退溪李先生為之訂正慕堂亦習靜之門人嘗受 宣廟特達之知號為一代名

臣且有斥邪扶正之功於斯文而二公之墓又俱在於吾邑之境故也議旣僉同今將經理工役事係斯文不可以不聞之於太學諸君執事謹此通告

悲池魚文 辛卯

南池之始成適有以生魚餉者其廣二寸餘其長減乎尺亦二寸其鱗之脫一網殆十春之三狀頗憊余甚憐之遂收而養之于池始舍洋洋然有生意意其遂生而不至死奧三日竟死余乃甚悲而爲之文以誶曰嗟哉魚乎夫尾閭之壑鯢桓之淵其浩浩乎深不測者是汝之所宮鯖鱨鯊鰽鰱魴鯉鱖其煦煦乎

相羣時躍而時潛者是汝之所朋徒翠翳紫菰靑綸
繂組其猗那欸蕩蔓厓亶陂者是汝之所嬉息而今
汝乃皆舍其所嘗樂者顧囷於升斗之水鼓其浪胄
不足以濡鱗與一二蛙黽蛆蚓蹉踔於甕盎之內汝
之死固宜也始汝之獲於人其充乎庖俎特晷刻之
須耳其能延數日之喘者固亦汝之所爲幸而余乃
反爲汝而悲蓋悲余欲見汝之生而卒莫救乎其死
也噫余之悲豈特汝之死而已抑將有大於汝者方
今之民失其所多矣聆聆然無樂生之心擧將顚連
於溝壑之間卒亦困而死也是何異於汝之鈎且網

乎人見其鈎且網也方且為之燖炰爛炙以自快乎其慾又烏能貸其勺波斗水而以相活乎人見其困而死也方且為之嬉然樂而相慶又烏能知其可悲乎今汝猶有余為之悲則不亦愈於彼乎汝之未死也雖病猶意其或不死而其竟死者蓋不幸而遘也人之於良也則必致之死而後已雖有幸尚可得而生乎彼以人猶如此汝為物之最微其失所而死又奚足恠汝苟有知亦必有以自慰也顧余於汝尤有所慼慼於心者非余之為物者重而為人者輕也縱彼無辜余賤且無力焉固莫得而救之若於汝縱不

能轉之江海而猶可以活汝於深湖巨澤之間從鱗介匹儔上下以相樂也而竟厄之於沼渠爲德之不終也余以是悲汝尚亦有以知余之心乎噫

饋二古冢文

戊戌之歲仲秋之夕淸風金錫胄使役夫德春龍業帶斧持鍤詣二古冢前蠲其椔櫼薦酒與食以文而告曰循吾妻所藏之兆而上不百其武有二冢錯焉而纍纍疑其爲父祖若子孫之親而雖卞必其然然必一家之黨者也詢之父老皆莫傳爲誰某者蓋已久矣今隤夷之餘猶可以識其墳然而突然疑其爲

公卿與侯伯之宅而雖未必其然然必嘗顯于世者
也顧年代夐邈香火旣絶歲時霜露糞潔無人而叢
榛藹薈翳然匝隴狐兎從而穴之豈不悲夫豈不悲
夫雖然吾嘗觀自古雖帝王之陵園及其祚絶運訖
終莫能長享其禴祀而甚者燒挖之辱懵於蕘牧則
斯二冢之猶能突然而墳然猶使人而起敬者豈不
愈於此哉而又奚悲乎昔吾祖父嘗卜居於此其所
手而植者今已抱而棟則玆原之爲吾家有今亦已
世矣斯二冢者固玆原之舊主而摰幾百載之土地
擧而歸之於吾家不祆而不嗇可不謂 王人之賢乎

哉今者旣葬吾妻於玆原將修歲時之祀而因念今人飮食於此苟有饑餓而過于門者猶必有惻然不安之心而况於主人之舊且賢乎哉則吾於斯二冢盖不能無惕然之感焉今吾與二冢約每歲寒食一一祀以飯一盂酒一醆肉一串饗焉疏其時而略於品者爲可繼也翳焉必剔而毋使蔓穴焉必伐而毋使盤庶乎吾心安焉而斯二冢者亦可以無憾於我矣

渡迷西遷修治募緣文 癸亥

行步所由之謂路故人之自此之彼也則必有路苟

路而不治則日用營生趍避往來之事絕矣至於山
崖水砠之險則名之曰遷遷猶路也爲遷於近京百
里之內其最險者曰渡迷渡迷之淵十餘里雲吉黔
丹兩山夾焉不水而陸者皆緣兩山之崖以爲路其
路于雲吉者以官站貢途之故從歲調邑民以修治
之通輿轎列牛馬卽一康莊也獨西遷狹隘傾仄高
則繚巓如絚卑則沒淖如臼又有絕壁數十仞直揷
江底者數處人之過此多懼身怵息扶服以從之朝
而入者暮而出夕而入者昏而出以非官路州人未
嘗一修治及至前夏復爲潦漲所齧壞至有俯身盤

渦咳唾及焉而足不受半爲者行旅病之人有謂法釋之住興福寺者慧淨曰吾聞佛者喜救人之苦喜濟人之險今有設杠於渠治石於梁皆佛之徒爲之也渡迷之遷以險特聞人之望其治也久矣山崖犖确爾則豕之蔓榛薉棘爾則廓之此誠釋家之功德也淨應曰諾遂楷錫擔囊循于里社求於庶衆以至于通都大邑將號呼而祝之曰有嘗路于渡迷者有錢與錢有綿與綿食有酒麴醬答器有鍪鑊鈇錘其各以食與器與我近則隣保遠則四方其嘗路於渡迷者其助我無怠人之聞之者亦皆莫不欣然舉手

爭相捨於無或吝焉則斯路之治也其將不日而見之矣噫山之嶮壞也而猶不如世之嶮壞山之險隘也而猶不如世之險隘居今之世如有爲世道之計者必將群起囂然出氣力而排之以自售其私而已然而爲斯路之役者則凡人之樂善好義有救苦濟險之心者又皆將隨其意量計其畜積捐財力以赴之由是觀之此豈不有愈於彼耶抑古人所謂人心之險險於太行孟門者豈不然耶噫凡百君子其莫曰愛莫助之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一 目録

策題

錄

息庵先生遺稿卷之二十一

題贊

題史記拔越

余年十三始受司馬遷史記伯夷平原四君范蔡荊聶等傳於先王父文貞公僅僅卜熟而止其後又從內舅春沼申公受項羽淮陰魏其武安李將軍等篇時春沼公偶見余少時所爲郭將軍傳者與榮川洪文(名柱世)共極稱之手題其卷曰優優大哉其龍門之遺乎因勸余益讀其所未讀者而余方從事舉業且輒以病故撓奪旋讀旋廢終未能淹貫顧闇取夌氏

評林全本遍閲至二三每欲求善書字者五六人博選精寫爲一大帙以爲昕夕丌几玩覽紬繹之資而力又未之逮也近者適從玉堂藏書舊閣借得其史記亂帙而來盖卽丙丁亂後募人收聚于官皆汚敗於街路皂櫪之餘者字或有鉅有細簡或有長有短篇或有複有缺試令兒輩整理而卷第之則其書複者三表複者四本紀世家複者各二而所缺則只四本紀二列傳而已余爲若以之爲全書也則固缺而不全也若以之爲選也則其可選者固未嘗缺而其缺者固不必選者也遂以此爲選可乎遂選於本紀

得三篇選於書又得三篇選於世家得五篇選於列傳得四十九篇合爲六十篇其所去就移易如進仲尼弟子於自叙之下進孟子荀卿於仲尼弟子之下退吳濞與淮南衡山同卷退匈奴與南越西南夷與大宛同卷則又皆平日所嘗贊議於春沼公及紫川丈者也遂名其書曰史記拔萃且倣遷自叙贊語爲拔萃六十篇贊云

虜六王郡六國築萬里振暴德剗詩書燔百家黠湘山銘琅琊興阿房閣道連營酈邑錮三泉選秦始皇本紀第一

救趙于鹿執邯于洹虎爭龍變乃讌鴻門分封諸侯
天下在掌旣困垓下歌哀調壯選項羽本紀第二
沛澤之龍豐澤之蛇王者受命符應匪夸起自亭長
爲帝爲王王讌于沛風起雲揚選高祖本紀第三
上泰山入東海求神仙興迂恠嗟漢帝終不悔選封
禪書第
凡天下之水疏之則爲利淤之則爲害苟順其流百
川沛沛從官負薪天子沉玉旣歌瓠子禹迹以復選
河渠書第二
禱祀誅伐四海罷弊裕國足用豈在貨幣烹桑一語

言利者可戒選平準書第三
入關中收圖書守關中供軍儲破嬴滅楚功莫如選
蕭相國世家第一
將則借信最功爲盛相則代何民所歌詠順時休息
盖師蓋公之清靜選曹相國世家第二
始擊搏浪天下震驚中歸漢幄制勝無形終追赤松
尚矣風聲選留侯世家第三
雲夢之畫其僞矣乎平城之計其秘矣乎王呂之對
其靡矣乎卒之爲漢名相定禍亂安劉氏者其天下
之大智矣乎選陳丞相世家第四

高祖之時固嬰噲之匹耳及誅諸呂其功第一父子秉兵先帝所屬漢亦少恩始榮終辱選絳侯世家第五

吁嗟採薇怨耶非耶終求仁而顑頷天道如何選伯夷列傳第一

孔門弟子回參由賜賜之說齊特一辯士選仲尼弟子列傳第二

子輿所言堯舜禹湯彼利吾仁卒困齊梁碣石有宮談天有衍善哉孫卿守道不變選孟子荀卿列傳第三

世無鮑叔孰知夷吾因時制權乃伯之符幸彼越石
遇晏于塗嘉彼僕妾以勗其夫選管晏列傳第四
老子無爲清靜自正韓非知說奚隕厥命選老子韓
非列傳第五
無極讒楚宰嚭讒吳竭智盡誠乃喪其軀忠哉子胥
天下悲之白公自王烈士疑之選伍子胥列傳第六
解牛之技尚耻狗屠禦人之盜不事穿窬知王知帝
則鞅之誣嚴法刻威卒罹刑誅選商君列傳第七
六國不覩秦則支之搏沙自解誰則膠之惜哉去趙
衡者嘲之選蘇秦傳第八

衡人奪強恃其舌也貧魏弄楚恣詐譎也軫之辨讒
亦辯之傑也選張儀列傳第九
能狗盜偷狐白能雞鳴脫適客獨無一士知兵策至
闕不攻天下惜選孟嘗君列傳第十
趙用馬服子一日而喪四十萬平原君得毛遂一言
而強於百萬士之得失固治亂之本選平原君列傳
第十一
竊符救趙則用鼓刀之屠趣駕歸魏則聽賣醬之徒
嬴亥以奇毛薛以正猗歟公子令名最盛選信陵君
列傳第十二

以死脫君功高智絕歘之專楚終始考烈惑哉耄昏
卒就盜滅選春申君列傳第十三

脫死亡踣魏穰奮羈旅折范相始傾奪終退讓選范
雎蔡澤列傳第十四

爲燕舉齊伯功幾成居趙報燕信義愈明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嗚呼此語可知樂生選樂毅列傳第十五

廷辱秦君臣而爲廉公引車以勇聞諸侯而肉袒於
相如知剛知柔君子有譽括之覆也徒讀父書牧之
戕也邯鄲遂墟選廉頗藺相如列傳第十六

梁客沮秦軍却平原慙其金齊國惡其爵是知烏鳶

猶唼喋於汚渠而鴻鵠已翱於雲廓選魯仲連鄒陽列傳第十七

寶其蕭艾謂幽蘭爲不芳騰駑罷牛寃騏驥使服箱吁嗟二子胡弁羅此咎殃我誦文章流涕滂滂選屈原賈誼傳第十八

韓市之哭志烈於皮面秦宮之筑事奇於倚柱而諸也助之逆非曹豫之伍也選刺客列傳第十九

斯諫逐客其文甚麗卒亡六國佐嬴爲帝極而不返駑而不稅罪積禍烈亦才爲厲選李斯列傳第二十

張陳之隙曲在耳余貫趙之謀似義而非義乎一言

歸于淮養卒其智乎選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一

榮叶而掣羽則漢得以入彭城酈說以緩齊則信因而襲歷下成敗興廢孰云非天五百從死亦橫之賢選田儋列傳第二十二

連百萬之衆戰勝攻取會京索而漢振集固陵而羽仆選淮陰列傳第二十三

持盾譙羽排闥諫主壯哉舞陽拾惠擁樹脫帝彀弩強哉滕嬰選樊酈滕灌列傳第二十四

辯智無異也彼得以千金橐裝宴樂歌舞則高陽之狂獨以八尺之軀爲湯咼具者又奚故耶選酈生陸

賈列傳第二十五

賁關中建都邑尊朝廷定儀法以贊漢家之業選婁敬叔孫通列傳第二十六

謂噲可斬斥其讒也明故主不叛忠斷斷也壯哉二布義以爲幹也選季布欒布列傳第二十七

異哉盎乎殺錯媢盜安陵之刺殆天之爲錯報予選袁盎鼂錯列傳第二十八

治廷尉守法律過郎署論將帥藹然君仁之問何異家人父子選張釋之馮唐列傳第二十九

嬰蚡造貴依倚日月感忿杯酒卒蹈禍敗選魏其武

安侯列傳第三十

安國足智再論梁事推賢舉㢋爲漢國器選韓長孺

列傳第三十一

惜哉飛將數奇不封封或如蔡其八下中選李將軍

列傳第三十二

爲子夫弟而侯奴虜爲青子而侯襁褓侯去病侯賀

侯敖之屬矣彼宫妾既巳榮其族矣曩武窮兵漢亦

幾爲秦之續矣選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三十三

脫粟之弘巧取公卿夘昴之偃胡不食而乃烹乎選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三十四

羶乎靑乎人所蟻慕炎炎乎蚡乎士皆熱附所不拜者獨有長孺選汲鄭列傳第三十五

國風變而爲騷屈氏之騷其騷之聖者乎騷變而爲賦長卿之賦其賦之聖者乎選司馬相如列傳第三十六

釁起爭道白首造坂太尉持重卒干禍亂選吳王濞列傳第三十七

尺布之謠明主所傷邪臣導亂父子再亡選淮南王衡山王列傳第三十八

當武皇之開漢南也出師則王韓衛霍奉使則郭吉

任敞威眩雷讋老上天聲震武節阸選凶奴列傳第
二十九
佗帝自娛黃鉞左纛至哉文德以化以服選南越列
傳第四十
豿醬番禺邛竹大夏唐蒙首發丁馬繼訖選西南夷
列傳第四十一
博望歸大宛開河源窮天馬來選大宛列傳第四十
二
齊魯之耆伏生申公允矣江都爲漢儒宗選儒林列
傳第四十三

湯禹縱僕擊斷暴酷爲惡之報溫舒五族選酷吏列傳第四十四

閭里之雄朱家及解陋彼庸庸矜色爲態人有急難式相傾背感念節俠其言激慨選游俠列傳第四十五

維齊之贅罷飲長夜彼楚之優亦善葬馬選滑稽列傳第四十六

卑疵纖趍妨賢竊位聞季主之風者可以自愧選日者列傳第四十七

廊廟巖穴亦歸富厚天下穰穰皆爲利誘奸事末業

太史所醜選貨殖列傳第四十八

周南之託續其祖也蠶室之得觸書怒也發憤著書述崖古也協厥麟經繼左瞽也選太史公自叙第四十九

誠

座右誠

外物紛於前來則應之而已常靜也涵養操存執事與人而毋不敬也必可言而言與不得不言而言而毋支毋褻毋謔毋詼而辭必定也苟不靜則競若百戲之具陬若萬馬之交馳宅宅藉藉胡能靖苟不敬

慾熾而私盜匪慢之畏匪傲之病此心昏昏如雲掩月而塵蔽鏡苟不定則不莚支與褻僮隷之爲誕與詠倡優之行汝觀自古孰不以言語而身鈌名家敗事國害政非謂此三者足以盡自修之方而餘無所事於警苟能先修乎此三者而益勉其他所以入乎君子之境而庶幾不負乎古賢聖

銘

長尺銘

其質木其色白其長中尺其厚則寸之半半亦不至於薄其取夫堅樸惡夫澤循乎禮式而棄惇俗者耶

新羅琴銘

琴故奇士許國所藏也東溟鄭君斗卿作長歌叙其事甚奇今歸叔父淸風小室家屬余銘之

千年梵宮萬年枯桐昔爲殿上棟今爲膝上弄吾聞豐城之獄劍氣燭柯亭之椽笛聲傳吾將與爾二者參兮其孰不曰天下之寶三

趾齋銘 甲子春

趾者止也吾以名舍百體之中惟足最下謙謙自牧雖卑亦可貴息歟踵毋蹈其跛惟悔惟吝其動可怕

非禮非義一跌難赦丘園靜閒花竹秀治生平履屐樂在行野跙之時義盖亦遠且考于六書爲字亦雅止足之訓尤所取者息翁作詩銘以自記

箴

策本一

夫天下國家治而亂弱而强治亂强弱之相嬗如晝之有夜如寒之有熱此必然之理也然其弱與亂有因乎偷者有由乎悴者偷與悴同形而異勢其所以理之者亦各有其術夫所謂術者何也是將使偷者復厲而悴者復蘇也是以積偷之國不可以文理積

悴之國不可以武治偷而文理則其偷也益偷悴而武治則其悴也益悴必有崩弛蕩析之患必有殄殲糜滅之害斯固擇術之失其當而非所以致治强之效也夫醫之於疾其所以治之者亦非一道察其症之緩急而擇術而施焉故治人之癰疽必決之劀之洗濯之後可以療非恒餌常劑之所能已也然人人而施此亦未有不殺人者也今且有人其容枯其色薾中虛而外疲恍然而如有亡惝然而如不保朝夕是必補之以參苓調之以和緩之劑引之以時月而漸治之庶乎其有瘳若一投以瞑眩其死可立而須

也醫人猶不可以不慎而況人臣之醫於國其可不擇其術而施之哉惟我國家自壬辰以來非東被島夷之禍則必西受山戎之辱至今六十年閒八路猶爲灰燼兆民尚在塗炭國之不亡而僅存者猶一線耳可謂至不振也而當世之人莫不以偷爲憂臣獨以爲此悴也非偷也夫今之東邊之民慄慄乎唯倭之是懼日夜東向而伺如有風帆出沒於雲海杳靄之間罔然而逝則已以爲彼將殺我戮我扶攜奔避之不暇西邊之民慄慄乎唯虜之是懼日夜西向而伺如有胡騎緣越龍灣介馬橫馳有劍槊之聲則已

以今觀彼將復焚我焚刼我亦扶攜奔避之不暇此非他積弱之所使然也而居於中土者其去於亂也未久亦皆震恐而不能自保聞鼓鐸之響則惶然而驚心見旗旐之色則倏然而變容又莫不苦於凶歲迫於重歛而有朝夕死亡之憂此可謂之猝而非所謂倫者也臣恐不有崩地蕩析之患則有殄殘糜滅之害是猶人之中虛而外瘢不可以脉胲治之也明矣亘倫極而頑頑極而亂則王內而不在外則其治之以嚴法峻威固亦宜也今者封境晏然國尊民服而然猶皇皇警懼常有竊發不測之慮爲人上者不思

其所以安之而又復擾之何哉譬如富室之翁欲防
剽竊之賊而不先敷其信惠以固結僮僕庄客使之
親長上竭心膂而徒恃械器之盛復從而侵虐其下
舉懷慄然怵惕之志及見賊之小小者率皆譁然棄
杖而走而況敢望禦其大者也方今 聖上赫然奮
其剛斷之志稱用一二大臣勵精圖治思所以自强
則未嘗不以外侮爲慮給五保設營將而士卒不爲
不鍊矣制砲煮硝鍛甲膠弓而器械不爲不精矣即
山之險以爲城臨海之防以爲鎭而關隘不爲不固
矣然而諸路之民蓋亦罷苦於奔命憫然之旨未下

於 九重之上而嗷嗷之聲已遍於嶺海千里之外若此無已則臣恐吾王之僮僕庄客未見盜賊而先有棄杖之患也今之議者皆曰有爲則民日益苦不爲則國日益弱與其弱而待亡不若爲之而庶幾有不亡之幸噫是知國弱之爲患而不知民之怨苦亦未有不亡者也且治天下國家者亦豈可拱手而無所爲必也爲之而使民不苦臣愚之所謂擇其術者蓋在於此夫國家大器也有器不用而置諸牖下久則拉然而朽有一人焉見器之不用而速朽於是乎日夜運動之或東觸之而缺或西擊之而虧器亦鑠

然曰以銷矣是二者皆未得用器之術者也當措則
措當運則運時濯而時澱使之日親於人而盡其用
則烏有速朽銷鑠之患哉是故使國家免於速朽銷
鑠之患而以去亂弱而復治强使民免於水火之苦
而以自安其心莫若先施以四術簡其政令而勿瑣
瑣而虐也公其賞罰而勿撓撓而偏也省其征賦而
寧下之蓄積毋歛之厚也節其用度而寧上之菲約
毋費之浮也苟人主發其至誠惻怛之心而力行而
爲之倡以施此四者則民未有不安而國未有不治
者也不待士卒之鍊器械之精關隘之固而國家之

威弁然被於毳漠蠻海之外非特自保而已雖東取倭西取胡亦何不可哉

策本二

國家之失其治蓋已六十餘年矣而當今上有聖君賢輔日夜勵精殫慮切切然而圖其治下之民亦日夜奮首佇足喁喁然以望其治則其轉衰而爲盛易危而復安蓋又莫如此時之宜且易也今臣竊觀京城之內崇棟飛閣雕宇文墻曼延而相接非復若昔日之蔓荆棘榛寒廬窮閻也下六師帔以繡賤夫塗金爲笠珠頂玉腰忞遍於閭井之兒非復若昔日之

塡饑冷骨藍褸裋褐也乘軒引輿整服委紳威儀文章日以復舊非復若昔日之收拾灰燼茂衣草草也昨令今行朝禁暮止綱紀號令日以更振非復若昔日之玩愒時月百僚憒憒也山防海鎭羅絡碁布虎士螭隊星錯雲屯非復若昔日之荒城廢戍弱卒羸師也江都南漢紫燕安興笠巖赤裳一切雄障巨隘米穀千萬充牣其中長鎗利鏃幹羽砲藥之屬內外無不畸具非復若昔日之糧餉匱缺器械鈍乏也今之議者皆曰民庶旣已富矣朝廷旣已尊矣關隘旣已固矣莫不翢然有太平之志雖古昔至治之世宜

若無以愈乎此矣然而有識之士又莫不深懼隱憂
皇皇然有亂亡不測之慮此其故何哉盖嘗試論之
是徒知憂隣敵於數千里疆域之外而不知我民之
可憂已在乎數百里郊畿之內是徒知嚴法督威可
以取辦於時日而不知我民之怨怒亦隨以時加而
日滋是徒知後觀麗飾可以夸耀乎富樂而不知有
甚樂之人則必有甚苦者有甚富之人則必有甚貧
者也夫蚩蚩無知之氓苟有疾痛之苦必皆忘其自
致而至於訴天而 言神而況於爲民上者剝其膚血
椎其髓骨而能不爲之怨且憤哉旣怨且憤而上猶

不思所以撫綏之則是猶見溺於水者而濟之一波見
熱於火者而益之薪此其爲禍未可以知其所終也
惟我國家地方褊少東南迫於海西北邇韃靼而絕
長補短堇堇不過五千里耳分以爲路者八折慶尚
之半以供倭折咸鏡之半以供野人捐平安黃海以
供淸畿甸左右王都江原地瘠而民貧國家之所爲
恃獨兩湖不滿千里之地田租之運地產之供軍國
之需百司之奉咸於是乎資焉一夫之耕不過數頃
而納其稅者常十倍於所耕一女之織不過數匹而
輸其庸者常十倍於所織有司之徵督已下於郡縣

寺宰之刻虐日及於村閭雖朝廷屢有寬撫之令而斯亦文具而已始或蠲其一二後必增以三四始或減其三四後必倍以七八則何以異於謂人曰吾將療汝之饑而奪其口中之食吾將救汝之死而剜其腹腎之肉哉臣嘗聞兩湖士夫之論凡今民之賦繁而役重者皆由於貢案之不得其均昔 宣祖朝元正臣李珥以爲燕山暴民之政莫甚於勒配貢案令若一洗其轍而莫之改爲則終必有魚爛之禍未十年而壬辰之亂果作及寇賊旣退邦國粗安癸卯甲辰之間始復取賦於民遂因民戶之有無虛產之盛

衰而定其貢至今遵用又五十年矣時移歲久國家之費用日以浸廣徵斂又從以倍蓰昔在癸甲之時其民未蘇息而其所貢比他邑而少則今也不問其已蘇而取之猶少昔在癸甲之時其民頗先有生理而其所貢比他邑而多則今也不問其已殺而取之猶多昔之產於東而今或產於西則不問其西也猶貢之於東昔之出於南而今或出於北則不問其北也猶責之於南其貢之少者應之猶必殫其耕織而況於其多者乎其產於其土者求之猶必竭其才力而況於非其產者乎臣又嘗聞利城有梨園歲以梨

供令者以其遠輸[illegible]昧爽且其體小也利人必賫布以納一疋之直幾至布三四匹盖京署官吏刀蹬之使然也舉一物而百物可知舉一邑而百邑可知此特最小小者尚乃如此今國家之失其民亦何待識者而後乃可爲憂乎譬如富室之子孫徒聞其祖先之時嘗以安養豊盈之際出其贏餘以招賓客娛聲妓脩亭臺樓榭或縱意於狗馬弋獵之樂而亦無所乏心欣羨之不知其家業久已頹隳旁落而無足以比於人且其室家僕隷之屬見其主之疲弱如是已皆有慢忽懈怠之心而猶不爲撫循優恤唯日督乎

誅虐則其有不咨嗟怨去渙然而四散者乎臣嘗觀
吳越語吳之所以旣勝而復敗越之所以始傾而終
霸者可知也夫勾踐特蠻裔之一君長固無足與論
於古哲王之道然其自吳歸也能致其父兄昆弟而
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
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
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
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
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與之母生二人與之餼
令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十年不收於國民俱

有三年之食此其術無他保其民而已嗟乎誠使其
民皆有至誠愛上之心若子之於慈父不忍見敵
人之有所加於其上不忍見其上之有所受於敵人
則是豈特吳之不敵雖合秦楚齊趙之强其亦於越
何哉而吳之所汲汲於當日者唯在於取越之瑰材
文木以作臺館納越之美女珍寶以娛心目而民之
視之不啻若仇敵何二者行事相反之若是而其爲
效又何其遼哉爲吾國之計盍亦無外乎先保其
民勿取無名之賦以蠹其產勿興不急之役以疲其
力勿行非仁之政以毒其心即犂貢案之不得其均

者以薄其歛而輕其稅則亦庶乎其可也頃者湖西
新行大同之制常稅之外只收十斗之米以辦百役
一輸之後終歲安於畎畝此猶琴瑟不良縱不得卒
易其材且遂移之更絃而上下之以漸至於文武相
和宮商得調此救時之美政也然異議者皆嫌其不
出於己而尚嚻然未已今縱欲均釐貢案又安知不
復有前日之害哉嗚呼雖有良法非斷不行雖能善
斷非明罔辨定牧人主之求其治者必以明斷爲本

策本三

臣聞事有若至爲輕而所係至爲重者士之氣是也

農吾知其耕焉而重工吾知其用焉而重商吾知其
貨焉而重此皆有國者之所爲資也今之爲士非能
力稼勤穡以事南畝以賦於國非能出技巧利器用
以供於國非能殖貨寶通有無以富於國三者無一
業而居四民之首爲國家之所重豈非以所抱者剛
正確大之氣歟根於心歛於身發而推之扶輿焉磅
礴焉塞之乎天地之間而未嘗餒爲人主者其可不
思所以作是氣乎且士之有是氣人或知其重於身
而不知其重於國夫麒麟騶虞之爲物任之不若牛
駕之不若馬皮毛齒角之具不若虎豹犀象而能爲

國家之瑞者以其德而不以才豈以乏驅策服飾之用而重之將不若虎豹犀象牛與馬之賤乎今士何以異是是以不患下之無其氣而患上之不作不患上之不作患有作之之名而無作之之實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故惕然自修力行而爲天下之士之倡以作其氣登俊擢良以布之朝廷而天下之士猶恐其身之不得爲君子退佞黜邪以屏之四裔而天下之士猶恐其身之或陷於不肖尊賢聖之祀表忠節之閭以爲矜式而天下之士亦莫不聳然而興勵勃然而奮其氣作士之實固已著於天下而於是乎養之以

睡雞鳴乃發抵大同東岸臨江吹角良久城中人始
覺之具彩舫以迎江水自昨始氷鑿之以行五更入
大同舘謁家大人天曉副使洪公處厚書狀李慶果
穎之庶尹鄭載厚俱來見辰時儐使迎慰俱過至叙
話儐使言昔在丙寅尹公暄爲方伯余年十五來就
甥舘得見此地全盛之時舞女歌姬被服纖羅者幾
百有餘人管絃歌鍾日夜不輟且通椵島之貨珍寶
委積巷肆街廛宛若蘇杭都人士女轂擊肩摩余嘗
偶出城外歸路在人海中不得呵辟其盛如此及至
明年有丁卯之亂物盛而衰亦其理也相與爲之歎

慨余勸儐使迎慰先行而少留陪家大人登練光亭
副使書狀庶尹亦來設小酌雪後長江一望浩然十
里松梓夾道藍映而畫船樓舫縱橫於氷渡不待遠
覽長眺而眼前風物已應接不暇矣日晡馳出七星
門到順安儐使未發迎慰醉睡無醒意夜深過冷井
撥幕示柰李復初具酒饌以待而余適持蔬午酒且
上湧腹中漉漉作痛不能啜一杯到肅川府使洪有
量族人也待之甚款曉始與儐使迎慰偕行日出達
安州通判李櫬徵兵使李枝馨俱來見通判子李博
士沃文若適來覲在此都事黃道宏宏遠亦自江邊

而不爲當仁而輒讓以睢儒爲至業以直諒爲悖德不獨士之氣可惜亦朝廷之所宜憂者也今　聖上赫然圖治首以士爲念特新四學之規以督責學官又將設延英院於太學之傍以招四方之學者其所以作士之制上軼乎姬周顧不偉歟雖然行之已有年矣士之氣不加作焉有識莫不竊歎以爲憂或者有言曰上所以作之如此而下不效者此士之過也臣獨以爲非惟士之過上亦不盡乎其道焉耳治者不善鎔而責金之不範是豈特金之罪哉苟不盡其道範金之猶難而況於範士哉今之所未盡譬於治

植不在剪綴金繡而在於培鋤浸漑之利夫所以培鋤浸漑之者是在於 聖上之自修以爲之本進賢能退愚不肖使淸明純粹之氣常仰於 朝廷之上無有邪慝惑亂其間作士之實固在於此矣又使禮官與縟儀備享典進文成公之祀於太學以興起儒林而爲之表國中之服儒服冠儒冠者將莫不歆仰聖主好士之德及於異時之賢而況當於 聖明之世孰不爲感發而自勵哉是可見人人奮其剛正確大之氣扶輿焉磅礴焉以爲國家元氣之助其學校之制禮樂之節特所以文之者耳

策題

擬執事問

問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格物致知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而其只曰致知在格物不曰先格其物者何歟其只說格物不說窮理者又何歟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固在於誠之之先而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而格之然則誠意反在於格之之先歟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固在於格之之後而朱子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然則格物反在於知之之後歟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理朱子曰天地鬼

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紫陽之訓其存異於兩程而務學爲尤博歟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王氏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陽明之論其果同乎程氏而自治爲尤切歟韓子著原道言誠正而不及於格致抑有所見而然歟易書論孟中庸亦必有格致之旨皆可明揭而歷言之歟王魯齋以爲格致章未嘗亡還經文自知止而后至則近道矣于聽訟之上此果可謂能盡復曾氏之舊而發前賢之所未發者歟宗江西之學者復捌致良知之說證之以孟子此果可謂

能明大學之本指而雖戾於程朱之教終亦無害於同學孔孟歟如欲使學者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事事物物皆有以窮其義理精微之所極務為真知毋惑異端且絶外騖之患以致意誠之效則將奚為而可歟此正諸生所日用力之地必有所講究於平昔者願聞貫徹之論

問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然而稽之於古頗有不然者矣堯禪舜受寔天下之正道放桀誅紂可謂不師古矣而不害於湯武之德夏時殷輅宜萬世之常行飾玉建丑可謂不師古矣而無損於商

周之化宣王好俗樂而孟子以爲齊國庶幾文帝除
肉刑而班史稱其漢治爲盛抑獨何歟古之禮莫殷
於明堂首建於王莽武曌而無救漸臺長樂之禍古
之政莫重於封建始行於漢高晉武而旋致七國五
王之亂何法古之無益而反有其害歟李衛公稱古
車戰之制而房琯用之卒敗於陳濤是猶可諉於不
善用張橫渠言期以數年可復古井地之法而朱子
以爲平世則難行二賢之論不同亦將何取而何舍
歟惟我國家自　列聖以來以古先王之心行古先
王之道凡禮樂刑政理兵理民之屬莫不酌古準今

因時制宜稟稟庶幾古先王之治而今之議者乃以國朝五禮儀比之古禮猶有異同欲一一以復乎古至於之樂也之刑也之政也之理兵也之理民也舉將蘉而改之使粹然一出於古而或者以爲我國所用寔遵大明天子之尋不可輕議時王之制不可遽變人情疑惑匈匈不安豈後世俗汚習陋厭薄古道而然歟抑亦古今異宜果終不可行歟子諸生皆通古今達事理必有講磨乎此者如欲斟酌折衷毋徒泥古以令可行於今其道何由

問自古讒毁之害人國家多矣莫不巧中於隱伏之

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辨良亦可悲
帝舜有朕堲之訓叔孫有自絕之責唐虞至治仲尼
大聖猶有此患何歟至於子胥之功不免鴟夷之浮
或以爲君寵之不篤而楚姬之恩愛方隆又何以見
劓鼻之禍歟鼂令之智竟被東市之誅或以爲深刻
之賈禍而屈原之廉潔無私又何以有汨羅之沉歟
申生待烹之殃或値人倫之變而伯奇非不遇慈父
乃有伯勞之傷鄒陽梁獄之冤或値主德之昏而賈
生非不遇明主乃有長沙之屈抑又何歟凡玆數者
固莫非讒者之效而是豈由聽讒者有信讒之失而

然歟抑亦被讒者有致讒之端而然歟抑別有所由
而然歟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然則士之行于世也亦必讒毁之而後已歟如欲使
讒說不行人無見讒之禍亦無用讒之失其道何由

戊午增廣會試題

問夫中華者中土文明之謂也有國於萬國之東亦
稱以小中華者何歟以襯乎乾文則其星之與燕同
分者果何宿歟以論乎疆界則其地之爲漢所並者
凡幾郡歟以言乎神聖之化則與堯同時享祚千年
其爲世也亦可以擬唐虞之熙皡歟以言乎仁賢之

治則並周建國設教八條其爲政也亦足以侔姬公之禮樂歟於漢初定而衛氏已都王儉當塗將興而公孫遂據遼東當三韓一統之日而五季之僭亂適熄際大明中天之運而昭代之文物隨煥則以小邦之氣數而輒與中國相符者何歟燕代近朔而豆滿亦隣韎鞨閩浙通蠻而萊州且接馬島西有重江複嶺之阻即一巴漢之輿區南稱羹魚飯稻之饒足比吳會之繁富則以偏壤之地形而乃與中國無異者何歟男子尚信義既然於涵虛之遺論婦人不淫辟更著於孟堅之舊史則良俗之懿其或有善於中國

者歟唐宗親提四夷而終不能過安市之險元家人蹂躪諸夏而終不能援龜州之守則武略之雄其亦有優於中國者歟衣鉢當傳於海外者竟出於圭齋之贈語經說暗契乎儒先者實猶雲峰之箋解則文學之美其亦無多讓於中國者歟隻字藏去而人或疑其爲右軍之眞蹟圖讖流布而世或謂其得一行之秘訣則藝術之能其亦與中國相角𢩮而無不及者歟大抵吾東之於中華流斡之與同融結之相似其乘乎此氣產乎此土蔚然輩出爲世之需者宜若無前後古今之殊而獨奈何北者習俗漸偷禮讓漸壞

文敎日以盛餘武力日以不競而以至於握管濡毫之士星曆方技之徒亦皆莫知其爲程緇之爲何法甘石之爲何術寥寥乎無所聞者久矣是豈在上者之所以轉移作興有不能盡其道而然歟抑其世道民物每與中國一同其升降盛衰而人不得有所主張於其間而然歟如欲使舊俗一復古道自明文學以興兵威以振而雖一藝一能之微亦莫不各臻乎其妙以追前代之隆治以不負乎此方中華之實則其道何由

擬殿問

王若曰宋儒眞德秀所輯心經具載古聖賢講明心學之大法篁墩程氏又附之以程朱諸大儒之格言其爲書尤備矣篇首程復心心學之圖附註王魯齋人心道心之圖皆能有以剔發昭晰有指掌之妙歟危微十六言之外湯誥降衷之語始及性字說命惟斅之論首提學字此獨不爲收載者何歟曾頌思無邪之詩與乾之閑邪存誠相似戴禮毋不敬之訓與坤之敬以直內無異其所以一取一舍者抑又何歟大抵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之一心而修之於身則爲天德措之於國則爲王道姚姒以降殷周以後

時君世主之能留心於心學修此德而行此道者果幾人歟有宋諸君旣以程朱若眞氏者爲之臣而凡其要言至論宜日至於左右未聞其能修此德而行此道者何歟予以寡昧忝承寶位夙夜警戒無敢少忽其於修治此心懋學進德之方蓋嘗日用力焉至於眞氏一書尤所尊信服膺講說亦且有年而第以疾恙彌久憂虞多端作輟靡常檢放不齊其所自愧於予心者多矣惟怒爲難制而每乖懲忿之道有過宜速改而尚有祗悔之歎則其不能克治於內者如此上帝臨予寔予之所以事天而天未有時若之休

如承大祭之夫子之所以使民而民未蒙懷保之澤則
其所效應之者見於外者又如此繹孔聖復禮之答
則視聽言動即子之所嘗講而習氣之怠肆猶未能
祛也誦孟氏寡慾之訓則聲色貨利即子之所嘗戒
而時俗之役旻猶未能變也是子之所以涵養本原
講磨遺書者兩皆不得其道而然歟抑別有至道要
訓而子未之克知而然歟何以則使存於內者旣盡
其正而發於外者咸得其當以之體立用宏而庶希
聖希天之極功歟子諸生其必有讀此書從事此學
淹貫乎先聖先儒之言者其各悉陳無隱

錄

西行日錄

乙巳十月晦日夕聞義州馳啓清使二人以是月十二日起馬將以來初七八渡江云昏後館吏踵門急扣告以政院差余爲問禮官且令以明朝辭陛遂達夜治行具待曉詣 闕遠接使朴四宰長遠義州迎慰使洪判決處大俱來辭時家大人與迎慰之伯兄叅議公俱以賀至北赴而拜表未及一旬尚留關西朝廷之遣吾二人者蓋意其將於便道歷謁不暇以驅馳爲苦故也暫入玉堂與舜仲伯涵擇之少叙食

後出京營日西岾館吏李廷俊始持名帖儀註而來
遂發到　昌陵橋畔遇叔父行次歸自平山下馬陪
話日沒始抵碧蹄太守沈櫶迎見俄而儐使迎慰繼
之一郡擾攘余度其艱食只令進酒酒和椒灰味甚
苦惡秉炬踰惠陰二更達坡平三更渡臨津達梧木
仍向松京湍吏素頑掌炬者未十里幷逸去黑夜彷
徨計無所出遂令從者刈蒿作炬敲火而燃之菫到
沙川霰雪又集擁簑入府見留守權大運天明向金
川入靑石雪下轉甚馬力倦蹄滑屢蹶屢起過廻瀾
想皇華之遺躅渉猪灘悲李帥之覆軍爲之悵然夕

達東陽府使許珽迎見言山城有外鼻祖壯節公鐵
像云曰且昏遂飭吏馱炬二両、達葱秀氣困殆不能
興少頃又强起著馬鞍而行時雪作作乍止炬火明
滅從人或有言嘗遇虎者聽之諸人皆髮竪到瑞興
雞已再鳴計是夜所歷不過二由旬而殆若數百里
之遠矣少設寢具就睡天明又行換騎於劍水朝食
於鳳山之待鳳軒午踰洞仙未刻達黃州城下州人
無一人出迎者吏甚惡兵使病不省事而通判新易
未到矣離黃州行十餘里日已昏黑到駒峴醫官金
益精以家大人命自平壤來迎遂偕入中和倦甚少

學校導之以禮樂使之充其固有之氣無使餒焉而已矣及至後世其氣消閼爲人上者亦莫知所以作之之道不能自修力行以率天下之士徒欲靡之以學校禮樂之名甚者或刀鋸以待士威罰以覔士士之氣卒無由而自伸也今夫人之治樹必固其植厚其培鋤其菑穢日浸而日漑故生意芃然達於條枝之間燁然而爲花芃然而爲葉苟其不培不鋤無浸漑之利則雖裹之以絽綵綴之以琳琅欲求花實之眞豈不戾哉由此觀之名實之卞不可以不擇也夫三代作士之規莫詳於周臣嘗讀其遺制而竊自惟

達東陽府使許珽迎見言山城有外鼻祖莊節公鐵像云巳丑昏遂飭吏駄炬二丙、達葱秀氣困殆不能興少頃又强起著馬鞍而行時雪乍作乍止炬火明滅從人或有言嘗過虎者聽之諸人皆髮竪到瑞興雞已再鳴計是夜所歷不過二由句而殆若數百里之遠矣少設寢具就睡天明又行換騎於劍水朝食於鳳山之待鳳軒午踰洞仙未刻達黃州城下州人無一人出迎者吏甚惡兵使病不省事而通判新易未到矣離黃州行十餘里日巳昏黑到駒峴醫官金益精以家大人命自平壤來迎遂偕入中和倦甚少

學校導之以禮樂使之充其固有之氣無使餒焉而已矣及至後世其氣消閼爲人上者亦莫知所以作之之道不能自修力行以率天下之士徒欲縻之以學校禮樂之名甚者或刀鋸以待士威罰以賁士士之氣卒無由而自伸也今夫人之治樹必固其植厚其培鋤其菑穢日浸而日漑故生意卉然達於條枝之間燁然而爲花卉然而爲葉苟其不培不鋤無浸漑之利則雖裹之以組綵綴之以琳琅欲求花實之眞豈不戾哉由此觀之名實之卞不可以不擇也夫三代作士之規莫詳於周臣嘗讀其遺制而竊自惟

度此固名也其實則不在此此當武王之初克商誅飛廉殛惡來列閎夭周召於朝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作士之制未立而天下之士盖亦不待乎名而氣已倍矣斯固培鋤浸漑之效也若使其時飛廉不誅惡來不殛閎夭周召不列於朝比干之墓不封商容之閭不式則臣固知揖讓之節禮樂之文雖日新於庠序之間而士之氣非日駸駸而衰矣不然何成康之後文武之制未嘗或廢而作士之效已莫及於當時乎方今士氣之不作可謂極矣國既不知其所以重而士亦莫知其自爲重蕭索萎薾泯泯棼棼見義

踏災講士而歸相聚爲少飲聞儐使以淸川已氷而
不報杖州吏仍俱出東門就上流氷堅處以雪馬行
迂馳幾二十許里夕濟大定日暖如春纔到北岸顧
視江氷已陷數丈矣奚奴昏睡後至不及渡到嘉山
仍向納淸夜已將丙而儐使必欲達定州駐轎溪橋
促蓐秣復行余以失奴迎慰則以失寢具俱就納淸
傍舍而休焉少頃奴至聞迎慰寢具亦已前向定州
雞再鳴與迎慰後先發夜雪被逕人馬俱顚滑到新
安欲復就睡而天已向曙矣譯輩皆言龍灣去此不
過二百里馳一晝夜可至今行到此而彼尚無聲可

無慮矣儐使姑遲發至巳刻向雲興余有詩儐使和之儐使語余曰自到西天處處厭見佛菩薩羅漢盖指衆妓之列坐而言也夕宿於朴畔府使李經漢迎見是夜灣尹連報客行已到鳳城遂乘曉促駕歷車輦良策到所串猶有餘晷入龍灣則夜幾二鼓鴨綠只一衣帶水氷且成陸已數日矣遙望彼岸蘆葦際天獵火四起達夜如晝令人慘慄有出塞之愁府尹鄭錀來見魚川李台瑞大同柳淞齊亦來見翌朝徃見方伯李公正英於迎慰寓舍又偕至儐使所邑話至巳因細及江邊諸民饑困狀不覺慘然午聞彼行

已到中江遂出江邊迎之由時兩勑入義順館從胡二十二人驅淸馬四百五十匹橐駝十一頭而至聞北京新冊皇后且尊崇太皇太后皇太后以是頒詔天下有賞賚而無赦云少頃與儐使方伯迎慰以下同行見官禮呈迎勑下馬見官儀註三度而退余事旣竣而仍討家大人行次將以初十日抵定州留一日以治行具余行必須進及於留駐之所可以從容待側而今日已是初八遂封啓付遞仍與儐使諸人作別日黑踰灣上少憇所串二更到良策得家大人下書及京信錫衍妻以初三日產化去云曉發歷車輦

林畔雲與夜入定州余更欲前進而未決譯官吳廷顯適自行中先至傳家大人下教嘉定邑殘非三行久駐之所須留此以待云翌日本州迎慰宋公時喆至寘於官妓笑仙家十一日朝家大人行次至館于城西武學堂十二日勑行入州方伯儐使俱就家大人寓所相叙家大人命出行中酒肴進酉五杯唯方伯力辭僅一舉杯少啜曰美味猶在也蓋李公素以善酗聞及來此有戒不飮故也儐使曰近日搢紳風習殊異於前以咸卿巨户而斷飮養痾以禮卿宿嗜而閉門啜粥吾嘗謂此皆非吉祥善事實近於衰颯

今也吾乃執盞不輟而公猶爲清客亦豈非世變耶李公猶不飮僨使賦送行一絕家大人和之入夜乃罷十三日曉余辭家大人南歸歷納清嘉山與永柔相見到安州迎慰權尚矩昭州已五日來迎慰亦踵至日昏復前向肅川將行李博士文若又來見余問文若登白祥有詩乎文若辭以未能仍論及古今題詠以未見奇句爲恨余曰凡人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多佳語至于名山大川高樓傑觀瓌異之覩立意構詞乃反失之此無他物有以奪其氣也辟如解音聲人曲窻嘔啞亦成妙韻及置酒高會冠屨紛錯咼

赤舌噤而不能吐者氣先懾也文若以余言爲然出
南門回顧妙香雪色際天恨未能一躡靈區振衣於
最高頂也入肅寧館洪迎慰昨宿嘉山今始到此夜
聞禮郞李英韞以安問慰來宿十四日曉發歷永
柔順安到平壤同年龍岡柳之發起之來見聞迎慰
李袗問安承旨洪宗紀俱來宿十五日朝到中和復
與洪迎慰相遇到黃州兵使病猶未起監司姜裕後
來見安岳李喜年海牧鄭釆和亦來見到鳳山聞朴
叅判世模以黃州迎慰來宿劍水遂乘月前向入文
化出站所與朴公相叙聞雞乃寢十六日冒雪到瑞

與歷葱秀宿平山十七日朝飯于金川歷松都宿長湍麻田趙丈時馨來見十八日歷坡州朝飯于高陽申時入京復　命始家大人之有燕行也家大人以余有官縛不欲其遠出遂自高陽辭歸今者得因王事冉度逢迎於西塞陪登練光侍宿新安以承數日之歡此大幸也余素虛脆善病秋冬之交輒抱疢苦呻不敢窺戶外今者使事出於倉卒作氣登途旬有八日之間往返二千餘里而得不顛頓於道路此又一幸也第以客行甚急兼程疾驅以夜爲晝以鞍馬爲堂室晝則塵土滚滚不辨人面夜所矚者不過

馬前炬火所燭一步地耳雖㴱冬索然物色盡枯無可供眼者而所經原隰山川一皆爲夢中光景此可爲一大恨也去時渡淸川氷甚堅鴨綠則如坦途厚陸可馳萬駟及還到臨津尙用舟檝南北氣候之異乃至於此矣